

天涯飞歌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

# 大海的方向

■ 李少君

我第一次到海南岛的时候，是1987年12月底。我当时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在武汉大学新闻系读三年级。那时，正好有一首歌流行，就是崔健的“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1987年底，海南即将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迅速传开，在年轻一代心底掀起巨澜。因为当时深圳的特区建设已初显成效，给相对封闭的内地造成强烈冲击，“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新的时代口号，人们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前景，现代化似乎触手可及。

我在武汉大学担任学生会刊物的主编，因为传闻海南要办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武大学子们也都跃跃欲试。1980年代，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以天下为己任，觉得什么事情都跟自己有关系。武汉大学学生会让我组织一个跟海南相关的座谈会，作为召集人，我慷慨激昂，煽动大家以后都奔赴海南岛，说正因为海南还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不过有同学马上指出，我们隔着海南岛上千公里讨论有什么意义呢？应该先派人去看看，毕竟，谁都没去过。就这样，打报告给学校，包括我等五人，组成了一个大学生考察团，寒假即赴海南岛。那时，我们对海南的了解，主要是来自课本。中学地理课本里面，关于海南的描述主要是两点：第一，有中国最大的一个富铁矿石碌铁矿；第二，有中国南方最大的盐场莺歌海盐场。所以我们设计的行程，第一站是去石碌铁矿。

1987年底，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风劲吹的时候，海南将建最大经济

特区的消息，点燃了亿万青年的激情，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和行动力。很快，祖国大地上，海南成为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议论的热点，一些人开始行动起来，奔赴海南。我们从武汉出发，一路南下。火车一过柳州，车厢里剩下的人基本都是去海南的，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比较年轻，戴着眼镜，穿着牛仔褲，说着普通话。一过柳州站，车厢里就有了音乐，广播里开始放慷慨激昂的进行曲，整个就是一种奔赴前线的感觉。在那样一种氛围中，人很容易被感染。大家变得自来熟，在车上就聊开了，你是哪里来的？你去海南干嘛？结果一问才发现，四川的、贵州的、浙江的……全国各地都有。大家都说：“听说海南要办经济特区了，我们要去看看。”我们互相之间还留了电话，那时候的电话号码还是四位数五位数。有的是自己老家的电话，有的是工作单位的电话，像我们是大学生，留的是学校电话。其中有一个叫李铤的，他当时在贵州当老师，后来成了海南大学的美术教授。二十多年后，我们终于再次见了一面。

那次去海南，由于带着旅游和探险的心态，我现在记得的都是比较浪漫化的印象。首先是海南岛绮丽的风景。大朵大朵的绽放的白云，迅速地翻腾变幻的白云，像火一样燃烧的云，衬托出椰子树棕榈树棕榈树的剪影，这些，都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南国植物，充满异域的情调。大海边，海浪一波接一波地翻滚过来，比年轻的心还要激动，惬意的海风轻轻拂掠。真让人不知身在何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景象尤其壮观，整个大海都被月光笼罩，月亮的光线通过波浪折射出波光粼粼的那种感觉，没有看过的

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在海岛上，在蔚蓝的低垂的天空下，多少人黯然销魂，多少人流连忘返。其次，是“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大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顾一切地奔向海南岛，善良的海南人民称他们为“人才”，媒体上则称他们为“闯海者”。这些一个一个被视为不安分的年轻人，创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奇观：他们从各自的居住地出发，穿过高山大川，穿越中原大地，横渡琼州海峡，不约而同似地集体迁移，向南，向南，一齐涌向海南岛。一时，小小的岛屿人声鼎沸，从来没有过这样热火朝天的景象。他们在海口三角池就地扎营，煎烧饼，卖报纸，擦皮鞋，渴了自己爬上树摘椰子吃，饿了大伙凑钱打牙祭，累了躺在公园的草地上，冷了就点篝火，高兴了就弹吉他一块唱歌，想家了就抱头痛嚎大哭。那真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每天上演着无数可歌可泣的爱情、友谊和传奇故事。“闯海者”的形象和传说就永久占据了我的脑海。

所以，当从昌江、乐东到三亚考察了一圈之后，其他同学都打道回府了。我还舍不得走，趁着假期还没结束留了下来。我通过朋友介绍，借住在琼台师范学校。附近府城中学的三初中生听说后来找我玩。因为都写诗，我们后来一直有交往，还通过他们认识了远岸、海人等其他海南诗人。三个初中生，一个笔名叫艾子，现在是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另一个笔名叫雅高，后来成了一名画家；还有一个叫王翔，后来成了电视导演。他们跟我说，好多诗人都在海口，柏桦、吴世平、费声等等等，特别提到吴世平，说是《海南开发报》的编辑部主任，他们的报纸马上就要创刊了。我一听就很

感兴趣，我说我是学新闻的，要不我到他们那去实习吧。第二天我就跑去找吴世平。《海南开发报》当时在农垦三所，里面人来人往很热闹。我去找他时，他很忙，我在旁边等他。等的时候正好有一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过来采访，吴世平了解了一下这个人的来意之后，回头跟旁边两个小伙子说，你们先跟他聊一下。这两个小伙子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戴着眼镜，就开始用英文跟美国记者直接对话。我当时很惊讶，心里想这么简陋的一个地方，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感觉自己找到了同道中人，我以后应该来这样的地方。这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动。吴世平忙完后，我跟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好呀，你得正是时候，我们现在正需要人！马上给你派个任务，你去采访海南师范学院对面的大学生餐厅！”大学生餐厅是江苏昆山的四个大学生办的，他们以前在老家都是中学老师，一起来到海南，找不到工作，就自己办个餐厅。采访完这个餐厅，我写了一篇特写，发表在《海南开发报》创刊后的第三期上。这个时候，已是1988年元旦过后了。

1988年，在海南岛最流行的一首歌叫《海南梦》，歌词是这样的：“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走自己的路／只因为种子要发芽／创业的一颗雄心／伴着椰子树长大／海风阵阵吹进胸怀／流血流汗一样潇洒／我们做菜，我们做饭／我们卖衣卖报／我们唱歌，我们舞蹈／兄弟姐妹亲如一家／创业的一颗雄心／伴着椰子树长大／我们誓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海南岛一样开发”，《海南梦》可以说是自由、激情和想象的产物。现在回过头来看，

1988年“十万人才下海南”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经过1980年代的启蒙之后，人们的主体意识普遍觉醒了：发现自我，寻找自我，追求自由，自己选择，向往创业与创造。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成为这样一个在年轻人中普遍酝酿的社会情绪的突破口，一点就燃。于是，人们不顾一切地奔向海南岛。三十年过去了，中国走向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随着中国的崛起强大，当年人们勇往直前、奋力追梦的那股精神和力量，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信念，成为了实现“中国梦”的不竭动力。

## 栏目要求

- 1、内容：书写和记录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社会变迁、发展成就、人物故事、自然风貌等。
- 2、体裁：散文、诗歌、歌词、画作（散文2000字以内，诗词30行以内）。
- 3、投稿作品须为原创，并未经发表。
- 4、投稿邮箱：hnrbz-pb@163.com，注明“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专栏作品”即可。

## 诗路花语

### 木兰花慢·椒农(外一首)

■ 陈健春

见椒田半亩，叶嫩绿，又花飘。  
似一分疏狂，三分驰懈，天瘦人高。  
春骄。趁花期重，数垂枝硕果洗尘劳。  
收获半筐光景，一春只盼繁销。

迢迢。旧曲更宵，千古月、酌村醪。  
问北方、白雪还寒地冻，余醉欣涛。  
喧嚣。道春远去？怅穿梭归燕起新巢。  
莫逆天边消息，此身已老奔豪。

### ◎声声慢·汤粉世伯

桔榕老巷，瘦影西风，昏灯摆设晨光。  
五味汤粉明火，叫绝千香。  
方凳小桌里外，客匆匆、人走还忙。  
日复日，纵留风情在，也落他乡。

许是岁华不老，梦中却、宵晖易醒沧桑。  
便利城人过客，煮沸心肠。  
银丝鬓衰不悔，踏风尘、笑让闲阳。  
热锅里，客身千般味，尽是苍苍。

## 暮春

■ 梁协平

燕子的呢喃，叫醒沉睡的枝头  
春风俏皮起来，像三月脱缰的野马  
慵懒的小草，扭着柔嫩的腰肢  
与啾啾的蹄声嬉戏打闹

如何打点南方的暮春  
桃花落寞，愁白一树梨花  
柳树以婀娜的腰肢，填补  
二月仍在亏欠的空缺

从一场春风跌进另一场春风  
从一束阳光穿透另一束阳光  
细雨朦胧的心事，藏掖在  
木棉绽放的光影里

聆听的四月，还来不及赶来  
已是蛙声一片，大地  
摆好的宴席上，使者云集  
神眷顾的爱，像勤劳的蜜蜂  
穿过招展的花枝，娇饰人间的梦呓

## 上去高山望平川

■ 阿见

上去高山望平川  
平川里有一朵牡丹

尕姐儿是属于川里的  
有了水  
便像一朵硕大的牡丹  
灿烂地盛开着  
尕姐儿是属于河边的  
有了水  
便像一杆挺拔的牡丹  
哗哗地说笑着

风带给尕姐儿雨水  
尕姐儿的笑脸开始滋润  
雨带给尕姐儿笑脸  
尕姐儿的笑脸开始丰腴

尕姐儿的笑脸滋润了平川  
平川里一片红红的牡丹  
尕姐儿的笑脸催开了牡丹  
一川的牡丹映红了半天

那一天我再上了高山  
不见我的尕姐儿的身影和笑脸  
那一日我望遍了平川  
只望见了我的眼泪我的惆怅  
却再也不见我的尕姐儿——  
那一朵  
永远不再开放了的  
牡丹

## 五律·抱古行

■ 何顺昌

立志向康庄，齐心一路欢。  
晨钟催汉起，夜杖拜师忙。  
野老农家乐，阿婆什饭香。  
春蹄何用鼓，凭帽自阳光。  
本是荒蛮地，今成美丽村。  
群山千里翠，碧水一湾春。  
竞秀花园景，勤耕古寨人。  
芳香留远客，惊美四乡邻。

注：抱古，指抱古村。  
竹饭，指黎族特色竹筒饭。

## 花炸裂

■ 潘玉毅

花从含苞到盛开是有一个过程的，好比一个人学说话的不同阶段。初时期期艾艾的，一个词语一个短句都略显磕巴，待说上一阵子，就变利索了，像嗑瓜子似的，你想捂它的嘴都捂不住。它们是如此地迫切，仿佛等待了一年的时光只为等待这一日的到来。

不过想想也能理解。人表达喜欢的方式有很多种，微笑、大笑的表情，拥抱、亲吻的动作，甚至可以借书信和电话传情，而花表达喜欢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开——盛开，怒放，用尽全身力气，向着春天把芬芳吐露，把一腔情怀抒发。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的红白桃花和几棵沿街的玉兰树试探性地露出浅浅的花色，过不多时，梅花、李花、杏花、樱花、油菜花都像赶集似地赶来争春。在校

头，在草丛，在山丘，在墙角，在河边，在田野里，春天的花无处不在，多到要炸。明明上一秒还只是一个个花骨朵，下一秒它们就全开了，以至于蜜蜂、蝴蝶来回徘徊，不知该将此身停在某一朵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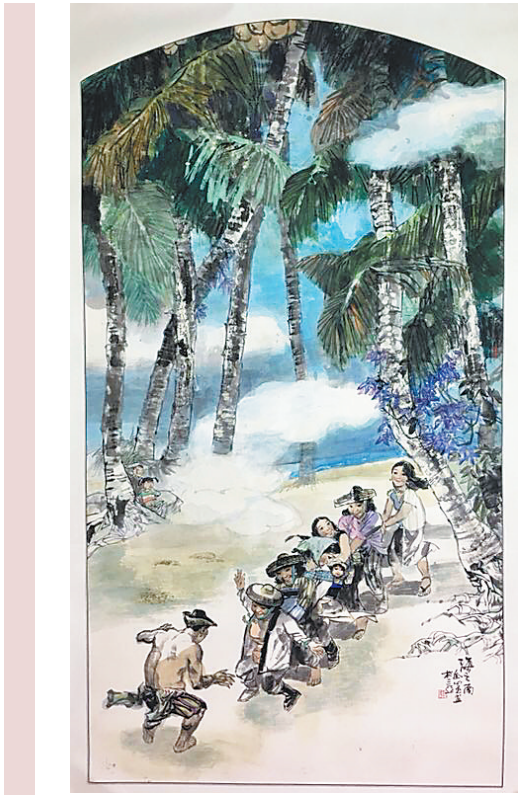
当此时节，开花已不足以形容这种绽放的姿态，细想来，唯有用“炸裂”一词形容方觉合适。若是我们能够将一天的时间浓缩至十分钟，纵然隔着窗纱、玻璃，也必能随着如雨的节奏听到花开的声音。花开起的时候，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像一串鞭炮被点燃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恰是好听也恰是好看。沿街的花树，遇着晴天，抬头可见春光，低头可见明媚；遇着雨天，雨纷纷花也纷纷，此时能穿墙入户的不仅只有风，还有花的芬芳。

花容迷人，花香诱人，她姹紫嫣红开遍，叫人叹为观止，遗憾的是花期太过短暂，疾风劲雨来临时，来不及收花，

它们就已纷纷落了下来。不过，既然留不住，就由它去吧。至少，我们可以安慰自己，花瓣落地之后依然是美的。大地本无斑斓的色彩，像一张土黄色的纸，上面浇着水泥，还零星地点缀着一些浅绿色的草。不过，花落到地上就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粉的、红的、黄的、白的，密密匝匝地落满一地，仿佛被收集者刻意拾捡在一处，拼成了一幅带有香气的画作。

花树下，孤身一人流连，或是两个人手牵着手，或是三五人结伴同行，都是一种美好的体验。也唯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不独“幽幽古道，踽踽而行”是美的，“熙来攘往，车马喧嚣”也是美的，哪怕只是上班路上匆匆看一眼，只要树上有花开，地上有花落，同是一种笔墨难描的意蕴。或许，到了这个时候，看花的人忽然就明白了汤显祖“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唱词的个中深意。

花开，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都愿意陪你一起去赏花，在城市的中心，在乡野的角落；花落，不管是惜春还是伤春，我也愿意同你一起，葬花魂，或者踏花归。



《海之南》（国画）  
余心玉 作

## 冷暖人间

## 家有孙子福满多

■ 陈海燕

“多多给你吹吹，奶奶不痛了。”因为骑车不小心摔了，膝盖破了皮，我拿红药水擦，当时只有1岁8个月大的孙子福满多拿根棉签认真地帮我涂抹伤口边细心地用小嘴对着我的伤口吹气。“不痛了，我家宝贝给奶奶吹了口仙气，肯定不痛了。”我幸福得真的一点也不痛，抱着多多亲着。

符满多，这是两年前孙子出生那天他爹给他取的名字。俗吧？我也觉挺俗的。媳妇说，还钱满贵呢，那是快熟面！嘻嘻！快熟面就快熟面吧，有快熟面吃也挺幸福的。就叫福满多吧。

福满多出生后，我忙碌了许多，快乐了许多，幸福了许多，除了上班做家务就是粘他，他醒着的时候我抱着他讲“咗咕”，给他讲他听不懂的故事，给他唱他听不懂的歌，给他扮他看不懂鬼脸。睡着的时候我抱着他盯着他看，看着他在梦中的微笑或哭泣，看着他的脸一点一点地展开，看着他的身子一点一点地变长，看着他一点一点地长大，嘿，真的福满多！

福满多喜欢动物，鸡鸭鹅猪牛狗，特别喜欢鸡。我们家前面是个百亩小公园，园里有大大的古树、美的小花、青青的绿草，幽幽的小径，轻轻的声音，还有个美丽的人工湖，湖里养了4只鹅和2只鸭还有许多红色褐色的鱼。孙子福满多三个月后我就常常带他到公园看鱼儿跳跃，听鸭鹅鸣叫，听我天天给他诵读“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有时高声朗诵，有时低声轻吟，听得多了，福满多对鹅便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高兴时要看鹅，哭闹时更得看鹅，吃饭时还是得看鹅。不会走路的时候抱着他追着看鹅，会走路了他自己屁颠屁颠地追着看鹅，除了看真鹅还得给他看视频看鹅，反正只要有鹅看他就会好好地吃饭，就会安静，就会心满意足。他会说的第一句话是“鹅鹅”而不是“妈妈或爸爸”。

福满多已经2岁了，改成喜欢恐龙了，他能叫出许多恐龙的名字，他说他是帮帮龙，奶奶是八脚龙。帮帮龙会变身，能拯救恐龙界里的弱者，所以他会经常摆出架势喊：“变身！我来了。”

福满多已经把家里里里外外四代同堂的人喊个遍，喊得他太公太婆合不拢嘴，喊得他爷爷醉醺醺，喊得我乐颠颠的。多多一岁半的时候，有一天下雨，我抱着他坐在门前看雨，主要是想让他懂得什么叫下雨，我边拍着他，边给他吟诵杜甫的《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

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我不管他是否听得懂，反复吟诵着。突然他指着雨说：“奶奶，雨打架了”。我愣了一会，摸着他的头问：“宝宝，雨怎么会打架呢？”“雨是打架了奶奶。不打架，不打架。”他小手一边摇着一边指着雨别打架。我仔细观看路面，还真是呢，原来我们正在修路，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被推掉后是完完全全的土泥路，雨水交叉着敲打在地面的泥坑里，在福满多视觉里是雨在打架，那景象也许只有多多才能看得出来。

春节后气温上升到36度，洗澡时我给他穿上新买的短袖衣，他爷爷逗他说：“多多，衣服真好看，给爷爷穿好吗？”“不给，这是我奶奶买的。”他用手护着衣服很严肃很认真地说，想想又说：“叫你奶奶买给你。”哈哈哈！我笑喷了！孩子的童真、率真和想象力真是成年人无法比拟的。

我爱多多，一天看不到他就很想很想他，感觉有点失落和魂不守舍。只要有时间，我都要接他到身边来，给他洗澡、喂饭、带他玩、哄他睡，甚至给他洗屁屁我都觉得很幸福。

我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儿子虽然不能像别人的孩子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住深圳北京美国加拿大，但他能走正道自食其力，能娶妻给我生孙子，我能看得见他们不饿着，不冻着，健健康康住着自己喜欢住的，吃着自己喜欢吃的，穿着自己喜欢穿的，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啊！

## 抬眼低眉

## 最柔软的日子

■ 陈来峰

三月春寒料峭，初暖乍寒。而一旦到了清明，春风便吹暖了大地，人们也感到春意融融的日子来临了。我们这里的清明节喜雨，也许多拜大诗人杜牧的那句诗歌：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读来更足了几分忧伤和凄凉。

清明是祭日的日子，这一天无论你身居高位还是一个平民，都会满怀深情地去祭拜先人。先人在那边，我们在这边，阴阳两隔，虽心系感恩，也只能摆上花果鲜花，默默地哀悼上几分钟，算是对故去的亲人的一腔深情。

清明的天空是清朗的，即使下着蒙蒙细雨，也难以掩饰春天的脚步。草长莺飞，云淡风轻，山清水秀。一切的一切都饱含着浓浓情怀。

雨落在草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在低声吟唱一首凄婉的歌曲。雨水落在我们的心里，凉凉的，转化成泪水滑过我们的脸庞，恬淡而自然。

然而清明并非只是凄凉，还伴有些许浪漫。故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之佳句。百花

盛开，香气宜人，云淡风轻，杨柳依依。在这样舒爽的天气里，出去踏青，寻找春色，别有一番滋味。再偶尔扯上几只风筝，将天空渲染得愈加烂漫。倘若再滴上几滴细雨，那真是更完美了。倒不说去西子河畔，单在田野垄道之上，你便会被这迷人的春色给沉醉了。

清明时节的春天，犹如一把梳子，悠悠地梳理着你的长发，温柔地抚摸着你的脸庞，给你最柔情的慰藉。这时候你的心也是最柔软的，经不住一点儿煽情，无须多高的演技，你的泪水早蓄满了眼眶，静等那决堤的口号。

在这最传神的、最浪漫的、最深情的、最柔软的日子，我们除了深深地怀念，还要向前看，大踏步地向前走，因为未来还有很多事需要我们去

雨落在草地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好像在低声吟唱一首凄婉的歌曲。雨水落在我们的心里，凉凉的，转化成泪水滑过我们的脸庞，恬淡而自然。

然而清明并非只是凄凉，还伴有些许浪漫。故有“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之佳句。百花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道者俱乐部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